



Classic Collections of Foreign poetry

外国经典诗歌珍藏丛书

莱蒙托夫诗选

Lermontov, Mikhaillurievich

柳鸣九◎主编

顾蕴璞◎编选

顾蕴璞◎译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莱蒙托夫诗选



柳鸣九 主编

顾蕴璞 编选

顾蕴璞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莱蒙托夫诗选 / 顾蕴璞编译. -- 长春 :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1.11

(外国经典诗歌珍藏丛书 / 柳鸣九主编)

ISBN 978-7-5387-3872-8

I. ①莱… II. ①顾… III. ①诗集 - 俄罗斯 - 近代 IV. ①I512.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50864 号

出品人 陈琛

责任编辑 陈秋旭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用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违者必究。

莱蒙托夫诗选

(外国经典诗歌珍藏丛书)

顾蕴璞 编选

出版发行 /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 / 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 130011

总编办 / 0431-86012927 发行科 / 0431-86012939

网址 / www.shidaichina.com

印刷 / 三河市延风印装厂

开本 / 710×1000 毫米 1/16 字数 / 137 千字 印张 / 15

版次 /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 29.80 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忧愤的竖琴涌流反叛的旋律（序）

——俄罗斯伟大诗人莱蒙托夫

顾蕴璞

在把俄国文学推向世界文学前列的十九世纪俄罗斯伟大作家中，米哈依尔·尤利耶维奇·莱蒙托夫是最年轻的一个。他生命的火花虽被沙皇暴政早早地熄灭了，但他留给世界的光辉却是长明的。这是一位在俄国的诗歌、小说和戏剧的历史上都树下不朽丰碑的俄罗斯近代“民族诗人”（别林斯基语），又是俄国人民解放运动第一阶段（贵族革命阶段）承前启后的大无畏的“革命者”（卢纳察尔斯基语）。近两个世纪以来，他那颗反叛恶势力的勇敢的心灵，鼓舞着世界上多少作家和诗人倾吐人民的心声，他这支充满魅力的天才的妙笔，拨响了多少不同国别读者心弦上的共鸣。

短暂而辉煌的生命历程

莱蒙托夫于1814年10月3日（新历15日）出生在莫斯科一个退休军官的家里，在外祖母的农奴主庄园里度过了他的童

年。地主虐待农奴的恶行，在诗人幼小的心里埋下同情弱者的第一颗种子。父母婚姻的不幸，导致母亲的早逝，母亲的亡故，又结出外祖母逼他父亲丢下爱子的苦果。因此，莱蒙托夫从小就形成孤僻的性格，养成耽于幻想的癖好，他那颗童稚的心早就飞出了农奴主庄园的高墙。他热爱大自然，亲近民间的生活，来访亲戚讲起农民起义和1812年卫国战争的故事时，他都听在耳里，记在心里。

1828年9月，莱蒙托夫入莫斯科大学附设的贵族宿寄中学读书。在这所培育过冯维辛、茹科夫斯基、格里鲍耶陀夫等人的学校的文学氛围中，他开始写诗。起初虽带有模仿拜伦和普希金的痕迹，但很快就形成他自己独特的风格，显露出不凡的诗歌天才。

莱蒙托夫开始创作生涯，正遇上俄国历史上最黑暗的年代，沙皇尼古拉一世在残酷镇压了十二月党人1825年12月14日举行的起义之后，更强化了反动统治。人民到处在挣扎，在呻吟，甚至被逼造反。莱蒙托夫在不少哀歌体抒情诗中喊出了人民的心声。他的《预言》(1830)一诗，直接抨击了沙皇，作为对失败了的十二月党人的直接反响，在支持人民这点上高于十二月党人：

俄国的不祥之年必将到来，
那时沙皇的皇冠定会落地；

百姓将忘掉先前对他的爱戴，
许多人将用死亡和鲜血充饥。

1830年秋，莱蒙托夫考入当时是全国精神生活中心的莫斯科大学。在赫尔岑、别林斯基等人的倡导下，莫斯科大学的学生们热心研究、讨论当代的政治、哲学和文学问题。莱蒙托夫深受启发，对沙皇统治的社会的本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例如他这一时期所写的剧本之一《怪人》，已经把主人公弗拉基米尔·阿尔别宁置于与整个贵族社会的尖锐冲突之中，触及了造成个人悲剧的社会根源。

在贵族寄宿中学和莫斯科大学学习的四五年（1826-1832）间，莱蒙托夫经历了一个创作高潮期，共写下三百首抒情诗、十六首长诗和三个剧本。这是他创作上的磨炼时期，为后几年，特别是他的成熟时期（1837-1841）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有些作品，如《一个土耳其人的哀怨》、《帆》等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1832年，他因反对反动教授被迫离开莫斯科大学，同年11月，考入彼得堡近卫军士官学校。1834年取得骑兵少尉的官衔，但他仍不断进行文学创作。

1835年至1836年，莱蒙托夫创作了剧本《假面舞会》。这是他戏剧创作的高峰。剧名本身蕴含象征意义：整个上流社会，便是一个假面舞会。这里虚伪主宰了一切，这群彬彬有礼、温文尔雅的异类，在道貌岸然的面纱掩盖之下，干着赤裸

裸的伤风败俗、缺德损人的勾当。主人公叶夫盖尼·阿尔别宁虽然奋力抗争，但同莱蒙托夫笔下所有主人公一样，仍逃脱不了悲剧的命运。

1837年1月1日，莱蒙托夫为普希金主编的《现代人》杂志投了一首开现实主义风格先河的诗作《波罗金诺》。诗中借一个参加过1812年卫国战争的老兵之口，挾伐当代青年生性懦弱、无所作为的可悲状态。质朴的感情、对历史真实的细节描绘、民间生活的口语，标志着诗人在接近人民和向现实主义转变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后来，列夫·托尔斯泰在创作巨著《战争与和平》时从《波罗金诺》吸取了爱国激情和史诗气魄，称它为“《战争与和平》的核心”。

1831年1月27日，伟大的俄罗斯近代文学奠基人普希金，在沙皇尼古拉一世暗中支持的凶手的挑逗下，在决斗中惨遭杀害。这个晴天霹雳震怒，更震醒了莱蒙托夫。他勇敢地接过普希金手中争取自由的接力棒，写下了被高尔基誉为“俄国诗歌中最有力的诗篇之一”的不朽名诗《诗人之死》，以惊人的语言、铿锵的节奏，喷吐出痛失敬爱的诗人并怒视沙皇当局的悲愤交加之情，唱出了人民向“扼杀自由、天才、荣耀的刽子手”讨还血债的心声：

你们即使倾尽全身的污血，
也洗不净诗人正义的血痕！

诗人因触怒了宫廷而被捕，放逐到高加索与山民作战的前线去当炮灰。在高加索，他结识了别林斯基和十二月党人，接近了人民，收集了传说、民歌，并领略了奇异的景色。先后两次高加索流放，对莱蒙托夫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他的名诗《关于商人卡拉希尼科夫之歌》就是这一时期在高加索写的。

1838年，莱蒙托夫写了抒情诗名篇《沉思》。它集早期哀歌体诗之大成，以鲜明的形象和凝练的语言，惟妙惟肖地刻画了同时代人可气又可悲的精神状态。这首用“鲜血写成的”被别林斯基称做莱蒙托夫“纲领性的诗”，对同代人及俄国历代思想界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1838年12月和1839年8月，两部使莱蒙托夫登上俄国浪漫主义诗歌顶峰的长诗《童僧》和《恶魔》相继脱稿。两部长诗都塑造了叛逆者的形象，都有深刻的现实意义。《童僧》是诗人叛逆的精神的象征，《恶魔》则写得更深刻，诗人既歌颂了主人公的反抗精神，又批判了他的自我中心。在艺术上，两者都达到很高水平，是俄罗斯叙事诗艺术宝库中一对光彩夺目的明珠，特别是《恶魔》，更高出《童僧》，代表了莱蒙托夫叙事诗创作的最高成就。

1840年5月，莱蒙托夫以单行本的形式发表了他的现实主义不朽杰作长篇小说《当代英雄》。它是俄国现实主义散文

体长篇小说奠基作之一，是当时俄国社会的真实写照。书中所塑造的“多余人”形象皮巧林，不但是普希金笔下的奥涅金在新时期的发展，也是莱蒙托夫以前诗中和剧本中的叛逆主人公在心理刻画上的进一步深化。

1841年4月，莱蒙托夫在《祖国纪事》上发表抒情诗《祖国》，诗人用“一种奇异的爱”来爱自己人民的祖国。这是莱蒙托夫由早期作品中孤傲不驯、愤世嫉俗到与同辈人休戚与共（如《沉思》），进而到歌颂人民（如《波罗金诺》），到最后对人民怀有深情（如《祖国》）的思想发展的必然归宿。

1841年7月15日，作为当时社会所不容的悲剧性结局，莱蒙托夫在高加索与马尔丁诺夫的决斗中不幸身亡。1842年4月23日，他的灵柩安葬于塔尔汗家墓。

莱蒙托夫短短的一生为人类创造了大量艺术财富：四百多首抒情诗、二十五首长诗和两个长诗片段、三部长篇和两部中篇小说（只《当代英雄》写完）、五个剧本和其他。他所处的沙皇暴政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但是他用生命的代价反映人民心愿的精神品格，用独创的风格再现历史真实的艺术业绩，已载入史册，并将永远活在人民心中，并不像他自己在诗中所说：“像夜空流星的一抹火焰，/在这世上我已没有用。”（1832）莱蒙托夫在思想上始终把诗歌看做杀敌的“短剑”和唤醒人民的“洪钟”，但在艺术上却视独创为诗歌的生命。他以成为普希金和十二月党人的光荣继承者（实际上他也是俄罗

斯近代文学的奠基者之一)而自豪,但在艺术上走了一条在继承中创新的道路。他的这一传统在俄苏文学史上起着继往开来的作用。

莱蒙托夫由于过早地去世(不到二十七周岁)而成为“一首没有唱完的歌”,但他所写的作品已经对诗歌、小说、戏剧艺术作出了独到的贡献。在诗歌中,他把豪迈的激情、深刻的思想、个人的遭遇、丰美的意象和悦耳的旋律巧妙地熔铸在一起。在小说中,他打破了单纯由作者描绘人物的旧模式,采用了多渠道、多角度而又给读者留下想象空间的描写方法(《当代英雄》)。在戏剧中,采用了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两种笔法交叉使用的描写手段,使崇高与卑劣的对立更加鲜明(《假面舞会》)。莱蒙托夫所独创的社会心理小说的新文体,对屠格涅夫、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心理描写起了先驱者的作用。

几个最鲜明的风格特征

忧伤、忧患、忧愤：诗情的主旋律

莱蒙托夫是个悲剧诗人,无论从前途、家庭和恋爱来看,都是如此。生活在“专横和黑暗的王国”(赫尔岑语)里,一般有志之士都会感到“心头沉甸甸、思绪忧戚戚”(《独白》),更何况是像莱蒙托夫这样罕见的天才,怎能不使他慨叹“他们的力量为非其时的忧伤所压抑”(《一个土耳其人的哀怨》)呢?

在那个“平庸就是人世的洪福”(《独白》)的尼古拉一世的专制社会里,才华就意味着痛苦和不幸,对于莱蒙托夫这样不甘于岁月蹉跎的非凡的天才更是如此。莱蒙托夫禀赋极高,他的文学天才表现在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等各个领域。他在十六岁那年就写出了《预言》这首预感“沙皇的皇冠定会落地”的天才诗篇,实际上已攀登上俄罗斯政治抒情诗的高峰。对莱蒙托夫的诗歌天才,虽然顾及他过早去世而未及充分施展才华的事实,但评论界历来仍是有特殊评价的。别林斯基说过:“他的才能可与普希金并驾齐驱,或许比他更胜一筹”。勃留索夫曾谈到莱蒙托夫与普希金在写诗上的差别:普希金往往是先写成散文,后润色成诗,莱蒙托夫常常下笔成诗,很少改动。除文学天才外,莱蒙托夫还具有惊人的音乐天才、绘画天才和掌握外语的天才。有不少人在回忆录中谈到,莱蒙托夫如果专门从事音乐或绘画,就一定能成为杰出的音乐家或画家。他不但会拉提琴、会弹钢琴、会唱歌,而且能给自己的诗谱曲。他不但会画素描,还会画水彩画和油画,至今仍珍藏着他的十三幅名贵的油画。他掌握法语、德语、英语、拉丁语等多种外语,能用法语写作,能翻译英德两国诗人的作品。像这样一位渴望行动的巨大天才,竟被安在沙皇禁卫军骑兵少尉的职位上,不得不出没于上流社会尔虞我诈的交际场所,怎能不令他感到“寂寞又忧伤”呢?而且这种“寂寞又忧伤”的情绪随着沙皇当局对他迫害的加剧而与日俱增。

莱蒙托夫在家庭生活和恋爱经历中也屡遭挫折，渐渐形成了他那种特有的忧郁的气质。母亲的早亡、父子间人为的生离死别、情场上的失意（少年时代的单恋之苦，伊凡诺娃对他变心之痛，与洛普欣娜有情而终不能成眷属之哀），这一切也都在莱蒙托夫的创作风格上留下了沉郁以至哀伤的色调。

但是，莱蒙托夫“天生有颗火热的心”（《致友人》），从少年时起就盼望能和拜伦一样为自由献身，他的感伤是壮志难酬的感时伤世，而不是无病呻吟或自怨自艾。虽然早期部分诗中带有一些个人伤感的情调，但随着他对现实认识的加深，与同辈一代人休戚与共的感受，使他能够越来越深刻地反映人与命运、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悲剧性矛盾。哀而不伤的情调是莱蒙托夫风格中贯穿全过程的一个主导因素。诗人从写《一个土耳其人的哀怨》（1829）、《独白》（1829）到写《沉思》（1838），痛快淋漓地把同时代人在尼古拉一世的残酷统治下的呻吟和哀号倾吐无遗，使人读后不但哀其不幸和怒其不争，而且透过这一代人的可悲的命运看清尼古拉王朝的可憎面目和预料中的可悲下场。诗人虽然在早期创作中大量采用哀歌体裁，格调苍凉，但诗的潜在旋律始终是坚强有力的。早在早期的内心抒情诗中，诗人就唱出了与恶势力抗争的强有力的声音：“没有奋争，人生便寂寞难忍。”“我必须行动，真是满心希望能使每个日子都不朽长存。”（《一八三一年六月十一日》）

莱蒙托夫心中的忧伤、忧患直至忧愤所积聚的特有的能量，有如一座随时行将爆发的火山的熔岩，倾泄在许多诗篇之中，除了像《诗人之死》那种向恶势力的直接挞伐外，更多地表现于借古喻今、借外国喻本国、借鬼神喻人或寓情于景的诗篇中。如《波罗金诺》借历史性战役中的老兵之口对当代人生性懦弱的谴责，《一个土耳其人的哀怨》指桑骂槐地控诉俄现实的黑暗。莱蒙托夫从《独白》的“忧伤”，到《沉思》的“忧患”，再到《别了，藏垢纳污的俄罗斯……》的“忧愤”这一抒情主旋，在反叛、抗争、力行的航道内贯穿他全部创作过程。当然，“忧伤、忧患、忧愤”的次序不是绝对的，如忧愤的《诗人之死》写在忧患的《沉思》之前，忧愤的《预言》写在忧伤的《独白》之前，但总的趋势还是从忧伤、忧患到忧愤的直线而略带变奏的发展。

“自我”成为时代的聚光点

莱蒙托夫的创作，尤其是他早期的抒情诗创作，素以表现“自我”而独树一帜。诗中与诗人形象接近的抒情主人公形象的出现，小说和剧本中与诗人性格有某些类似的人物性格的塑造，抒情诗中主观性的诗对“纯艺术性”（别林斯基语）的诗所占的比重优势，叙事诗中的人物形象几乎都是抒情诗中的抒情主人公的叙事性复制等等，都无不说明诗人内心的（主观的）因素相当突出，成为其独特风格的一道风景。别林斯基在《莱蒙托夫诗集》一文中，在谈到莱蒙托夫诗歌充满着

否定的精神，是对那个“昏睡不醒，毫无作为”的时代的严厉深刻的批判的同时，指出莱蒙托夫诗歌的内向性这一特点。他认为，一般的诗人诗中如内心的（主观的）因素比重过大，便会显出他“才能的狭窄”，唯独像莱蒙托夫这样伟大的诗人则不然：“一位伟大的诗人讲到自己，讲到自己的‘我’，也便是讲到普遍事物”，“每一个人都能够在他的哀愁中认出自己的哀愁，在他的灵魂中认出自己的灵魂”。别林斯基这些精辟的论述，阐明了莱蒙托夫诗中“我”的感情，已不仅仅是他个人独有的感情，而且也是他同时代的先进的贵族知识分子的典型感情，正如《当代英雄》中皮巧林的性格是当时多余人的典型性格一样。莱蒙托夫在成熟时期的诗中更明显地反映了同时代人的思想感情：

我悲哀地望着我们这一代人！
 这代人的前途不是暗淡就是缥缈，
 对人生求索而又不解有如重担，
 定将压得人在碌碌无为中衰老。

《沉思》

在这里，像在1837—1841年间的很多诗中一样，诗人的“自我”成了时代的聚光点，通过诗人心灵之窗，我们仿佛听到整整一代人在尼古拉一世的专制统治下所发出的呻吟和哀号。

莱蒙托夫主观性强这一风格特点还表现在早期的许多“用艺术形式所表述的尖锐的思想”(别林斯基语)的诗篇中,在这些诗中诗人直抒胸臆、心情表述自己的思想(例如《一八三一年六月十一日》),也表现在诗人对大小主题的交融处理上:往往在写重大主题时写进纯属个人的细节或感受,而在纯属内心抒情的诗篇中汹涌着时代的波澜。因此,他的政治诗、哲理诗、风景诗、爱情诗很难严格加以划分,因为他往往在爱情诗中写社会,在哲理诗中谈个人厄运。他的诗往往“小我”中有“大我”,“大我”中有“小我”。

魅力无穷的意象表现

每个杰出诗人都善于营造多姿多彩且极具个性特征的意象,来强化诗的抒情功能。莱蒙托夫的诗给读者留下的最难磨灭的印象之一便是他那孤独、飘泊的意象群:那只综合地表现了孤独、怀疑、求索、抗争等主题的“帆”,那串像流囚一样飘泊但比流囚自由得多的“云”,那片受命运风暴驱赶飘到了茫茫大海边的橡“叶”,那只圆了诗人所圆不了的梦,在天空翱翔的草原的“鸦”,那流星,那囚徒,那青松,那悬崖,那恶魔……

莱蒙托夫意象艺术的另一特点,是意象所蕴含的主要是对立冲突的美,而不像普希金那样主要蕴含统一和谐的美。例如在《帆》中有许多对峙的意象:大海—孤帆,异地—故乡,寻找(幸福)—逃离(幸福),碧流—金光,风暴—宁静等。在《祖国》—

诗中，同一个祖国的意象，在三个不同的表述中全蕴含着相互的对比：祖国-用鲜血换来的光荣，祖国-满怀虔信后的宁静，祖国-远古的珍贵传说。而在《不，我如此热恋的并不是你……》中也有一对暗含对照的意象，一语道破了该诗的主题：“在健谈的嘴上寻觅沉默了的嘴，在眼里探寻明眸熄灭了的火花。”

莱蒙托夫的意象艺术的第三个显著特点，是他善于营造意象群的总体效应。仅举一例即可展示莱诗在意象运用上的高超功力。

《独白》中就有这样营造出来的意象群：有“我们北国的儿女，/像这里的花木，繁华几时，便就早早地凋零……”中“无助”的意象，有“恰似灰暗天际那冬日的太阳，/我们的人生也是密布着阴云”中“无望”的意象，有“我们的青春为无谓的激情所煎熬，/没有甜蜜的爱情，/也没有温暖的友谊”中“无谓”的意象，有“愤懑的毒药很快便使它暗淡无光，/我们心灰意冷的人生就像杯苦酒，/任凭什么也无法使我们心儿欢畅”中“无奈”的意象，这些不同意象相累加后所产生的总体效应一加一大于二，产生出一种奇妙的张力。

莱蒙托夫意象艺术的第四个特点，是他即使让议论入诗，也决不让形象思维让位于逻辑思维的那种功力。在这一点上，《诗人之死》最具说服力。这是一首十分有力的政论诗，但诗的有力，并不靠逻辑思维的力度，而是仰仗于形象思维所萌生的感染力和冲击力。诗人主要让意象本身去说话。如诗一开

头说：“诗人倒下了，这声誉的俘虏！”这一意象蕴含着大量潜台词：普希金为了证明自己妻子在上流社会的流言蜚语面前是清白的，竟受别有用心者的挑唆，乖乖地贸然向追逐他妻子的丹特斯提出决斗，中计而身亡。捍卫名声是无可非议的，但成了名声的俘虏便有点缺乏理性，作者对此暗含批评。诗中还用了几次意象并置，如把“诗人倒下了”的意象和一些人的哭、捧、装的意象并列在一起，把有人磨灭诗人的才华的意象和他们扇旺诗人的怒火的意象并列在一起，凶手及其支持者的凶狠与伪善的面孔便暴露无遗。生动的意象互动取代了干巴巴的逻辑推理，是莱蒙托夫对政治抒情诗所作的宝贵贡献。

为了弥补过去对诗人意象表现特色重视不够的缺点，本诗选纳入了一些思想内涵一般但意象表现不凡的诗作，以便读者能更多地接受诗人在这方面的宝贵遗产。

2011年12月